《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该片使叶德娴在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影后殊荣,并在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包揽三项大奖。还是那股文艺片淡淡的味道,近乎纪录片式的拍摄,对琐碎生活的细致描写,灰暗的色调,极端生活化的对白。即使桃姐与梁少主仆胜似母子的情谊打动不了你,但片中对那些沧桑孤苦的老人们的描述也会令你无法不为之动容。毕竟,你我都会老去…… ——编者

它的每个镜头都饱含心酸

□倪自放

《桃姐》是老年许鞍华一次心平气和的表达,没有超豪华的阵容和场面,叶德娴和刘德华在片中互相称对方为“大帅哥”、“大美女”,让电影自始至终都充满温情。没错,《桃姐》是一部温情电影,老年桃姐生活的种种不易与人生悲凉,被温情的氛围包围着,只不过,在温情之后,总能让人感受到人之将老的心酸,它会让每个观者都想到老年的自己,《桃姐》的每一个镜头都乐观、温情,同时也都饱含心酸。

《桃姐》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由叶德娴出演的桃姐是香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佣,一辈子的爱和青春都付出在了照顾罗杰(刘德华饰)和他的家人身上,桃姐因年纪大又多次中风,罗杰不得不把她送到了老人院,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变得疏远,相反,离开桃姐后,罗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桃姐之间近于母子的亲情。

影片的令人动容之处在于,桃姐的形象在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她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妈妈、奶奶、外婆的影子,她们的爱和付出是那么理所当然和无微不至,以至于身处其中的我们往往忽视甚至漠视。在老人院里,罗杰说自己是桃姐的干儿子时,桃姐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欣慰和满足,在叹服影后叶德娴的演技之余,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这也是对生活中最真实的亲情的捕捉。没有过多的煽情,也没有大篇幅的环境渲染。导演许鞍华用最简单的镜头,向观众讲述了一个爱的故事。

在电影日渐商业化的今天,许鞍华一直坚持传统的电影叙事方法,从《女人四十》到《半生缘》,许鞍华几乎拍了香港最好的社会纪实片、市井片、文艺片。《桃姐》的故事自然生动、完整舒适,细节细腻而富于生活气息,令人喜欢。比如,罗杰年过四旬的发小还记得桃姐煮的哪样饭菜好吃;桃姐与罗杰打开老式木箱,每一样道具都是罗杰成长的印迹,都让桃姐回忆得眉开眼笑;桃姐与罗杰首映礼归来,“大帅哥”、“大美女”的互相调侃。这种亲近,亲生母亲恐也难以企及。

众多著名导演明星的加盟和客串也是影片的引人之处,使得影片在温情之余,多了一些冷幽默式的喜剧元素。徐克、洪金宝以及很多内地观众还不太熟悉的香港老戏骨,在片中扮演了路人甲、路人乙,他们的调侃,刘德华扮演的罗杰经常要去内地,表面上看是冷幽默,其实是许鞍华对香港电影的感叹。相对于内地,香港电影越来越微小,这其中的心酸与感慨,香港电影人内心自知。

真正的感动无需煽情

□万旭明

在《桃姐》中,许鞍华放弃了所有可以煽情、可以催泪的手段,只是真实地记录了整个故事。中秋节时,电视台带明星来老人院慰问,临走时却收回了赠送的月饼,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影片没有批判,只是淡淡带过。除夕夜,老人院主任回到院中陪老人们过年,当桃姐问主任家人在哪儿时,主任轻叹一声却一言不发,其中定然有故事,但影片也只是点到为止。

不仅没有哭天抢地,许鞍华还在片中安排了不少笑点,消解了桃姐渐入老态的悲情之感。影片在叙事上不悲不喜,《桃姐》所传达出的生死观亦是不悲不喜。老人院中一位老者去世后,她的女儿站在画面中间号啕大哭,但在画面的左侧,几位老人照常下着象棋、嗑着瓜子。这样的景象可以解读成人心冷漠,但正如片中神父所言:“生有时,死有时。”人们最恐惧的莫过于生死无常、老无所依,《桃姐》所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生死之间的故事,但它呈现出一种坦然和笃定,观众在看到桃姐的死去后并不会心生恐惧,反而感到豁然开朗。

《桃姐》中反映的主仆之情,对很多观众来说并不熟悉,但影片对老年人生活真实的记录勾起了观众对亲人的感情。与影片所呈现出的朴实风格一样,叶德娴的表演也是不动声色,她如入无我之境的表演征服了所有人,在她面前,放弃要帅、戴上老花镜、穿上蓝色工装的刘德华也失色了几分。第一天进入老人院时,她顺手在柜子上摸了一把,嘴角微微一撇,观众立刻领会:这个在殷实人家服务了60年的仆人,对老人院的污秽是不习惯的。而当她打开家中的老式木柜,拿出一样样老物件儿时,观众眼中的她已不是桃姐,而是每个家庭里都有的那个慈爱老奶奶。

仆人桃姐与少爷罗杰的关系在片中有几层变化,开篇时,少爷在厅中享用美食,桃姐却站在厨房里吃剩饭,叶德娴呈现出的是一个勤勤恳恳、谨守本分的仆人形象。而当罗杰一次说“这是我干妈”时,叶德娴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拘谨,继而变成幸福,小人物的卑微与不安全感浮出画面。

行一场生命的注目礼

□北情

《桃姐》中,许鞍华的镜头再次聚焦普通香港人的柴米油盐,而故事背景则选择了“老人院”这一较为罕见的画幅。在如今“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的社会中,“老无所依”与“颐享天年”之间的落差与矛盾,也成了影片在屏幕暗下之后抛给观众的内心思忖和煎熬。“因为我也老了。64岁,单身,开始担心孤独,怕老得太潦倒”——许鞍华曾如此敞亮地解释她初见《桃姐》剧本的一见钟情。面对人类社会“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许鞍华呈上的也是自己的忧虑和解读,借着刘德华和叶德娴这一对银幕“母子”,她把超越于血缘的亲情呈现得充满了生活的质感,这种质感发自内心,不偏颇,不渲染,旨在宣告每一个儿女,有一种最微妙的感情,叫做“中国式亲情”;也有一种最深沉的悲痛,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

影片对于“生死观”的解读,显得异常冷静,不悲不喜,甚至有时还会蔓延出“冶愈系”的意味。影片对“死亡”的描摹上,采用了陈述性的客观镜头。生死本就是天命,但现实中,“生老病死”的客观命题实则充溢着太多主观的不安或猜测,从主旨上说,《桃姐》想要讲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游离在生死之间的故事,但它呈现出一种坦然和笃定,以至观众在看到桃姐的逝去之后并不会心生无边的恐惧或者太大的悲恸,导演这样的安排和处理,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影片略带阴霾的主题,把一切悲伤点到为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桃姐》为女主角叶德娴带来了威尼斯、金马奖的影后桂冠,还入围了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演员的表演确实无可挑剔,叶德娴在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蹙眉之间,都是活生生的“世纪保姆”。此次《桃姐》中,刘德华和叶德娴的“母子档”,是继1988年《法内情》后的再次携手合作。当片中Roger带桃姐看完电影首映,两人携手一边在街头散步,一边欢笑聊着有趣的话题时,镜头静静地追随着他们的背影,不言不语,这一幕是如此温暖。

这里没有刻意的煽情或搞笑,没有人为的凸显与掩饰,无论最后你哭了,还是你笑了,许鞍华都会说,这和她没关系,因为让你快乐和悲伤的,都是生活本身,而不是电影。

那一抹温馨的斜阳正浓

□云飞扬

谁人都有晚景,除非有意外,否则沿着生命正常的轨迹,到最终近黄昏的斜阳,是温馨还是凄凉,既在乎个体的偶然,也与此前的付出有关。许鞍华导演的《桃姐》,由故事原型人物李恩霖参与编剧,偶像演员刘德华担任出品人并主演,一举将桃姐饰演者叶德娴送上威尼斯影后的宝座。

我们观察《桃姐》,放置在许鞍华、李恩霖、刘德华和叶德娴以及香港和香港电影的坐标系中,便会发现这是正常而积极的结果,因果逻辑非常清楚,那就是香港社会很正常,尽管桃姐的职业身份属于前现代社会的“仆人”,然而亲情却是浓厚。

《桃姐》中有一幕戏,很多观众哄堂大笑,却让我很是震动。那就是黄秋生饰演的前演员、现老人院投资人,他说办老人院真是发财。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当下社会已经进入深度的老龄化社会了,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关怀,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社会问题成为商品之后,相关人员也就习以为常了。桃姐中风之后,执意离开主家,为的是尊严,得与失都是。老人院并非是熟悉的生活之惯性,大概老人们都是这样看。假如不进老人院,家庭往往又难以承受这分压力,这往往与孝顺关系不大,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工作半径都与传统差距太大。刘德华饰演的罗杰,是电影监制,自然是北上南下,自顾不暇。桃姐在老人院里的生活,波澜不惊,看到的老病死,也不过是生的赠品和结局。

中国人能忍,中国人又不能忍,中国人很矛盾,但桃姐不矛盾,她很坦然地直面生命的黄昏。叶德娴和刘德华这对母子搭档,接近三十年,对手戏配合默契,不做作不夸张,即使相互揶揄和戏谑,都有深厚的情感打底,彼此关照与体谅,这也是本片给观众最好的礼物。每个人都是会老的,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人、每个具体个人怎样对待身边的老人,是至大和至重的关键。在现实中,触目可及之处,老年人的生活,很多不够幸福,更多是在牺牲,屈服于某种社会共识,老年人要为后辈做出许多让步,不仅在物质上多不能随意,精神生活更是不得率意。桃姐的坚持实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精神自洽。而所有人都会老的,那是看得见的未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个只能从现在做起。对老年人的关爱,应该细水长流,慢慢来。